

II



THE HIGH PRIESTESS

II

女祭司



被
神
遺
忘
的
人
間
妾



燈光漸漸昏暗，
魔術師隨著漸行漸遠的掌聲，
消失在泡沫舞台上。
第二顆泡泡隨風起舞來到鎂光燈下，
神祕的女祭司，悄悄喚醒，
潛藏在愚者心靈深處的奧祕智慧。

寂靜的夜空，連月娘都已經闔上眼睛，睜得只剩下一條線，不知怎地，我卻翻來覆去，遲遲無法入睡，索性打開電腦，臉書上赫然出現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。一位消瘦的印度婆婆，裹著白紗，躺在黃花紅底的布墊上，安詳地閉上雙眼，享年九十二歲。去年三月，有「最後的瑪哈利」之稱的印度神廟舞者沙西摩尼，帶著一生的傳奇離開了這個世間。

那一陣子，一連好幾天我的臉書都被沙西摩尼的訃聞洗版，大家紛紛留言發表高見，談論著她所象徵的文化意義。印象中早已為世人所遺忘的她，最後一次成為印度古典舞蹈界的焦點，而我的思緒也飄回二〇一〇年與她的短暫交會。

首先，且容我解釋一下，什麼是「瑪哈利」。

看過宗薩欽哲仁波切執導的電影《舞孃禁戀》嗎？片中的女主角莉拉，沒事就喜歡往樹林跑，為一尊吹著笛子的奎師那（Krishna）神像獻舞。奎師那是印度教的至尊人格首神，過去在古印度，歌舞原是一種祭神儀式，隸屬神廟女子必須「嫁」給神祇，終生侍奉著祂、為祂歌舞。莉拉的母親就是南印度一個小村落的「神之侍女」。

這種傳統，昔日遍及印度各地，一般統稱為「德維達西」（devadasi），唯獨在東印度的奧里薩（Odisha）邦，侍奉宇宙之神賈格納（Jaganath）的女子們被當地人稱作「瑪哈利」（mahari）。據說瑪哈利的頭銜職務可細分為六種，有人負責照顧賈

格納的生活起居，有人每晚獻歌哄祂入睡，有人為祂翩翩起舞，不過隨著制度的廢止，許多細節如今已不可考。



神祕的宇宙之神

等一下，根據印度神話，在梵天（Brahma）創造了宇宙之後，不是應該由毗濕奴（Vishnu）負責維護、濕婆（Shiva）負責毀滅與重生嗎？怎麼會跑出一個宇宙之神？如果你也和我一樣納悶，且來聽聽當地人怎麼說。

原來，賈格納崇拜是奧里薩邦的獨特文化，光從祂的外表就可以看得出祂有多麼與眾不同。通常在印度神話裡，男性天神不是長得英俊瀟灑，就是魁梧奇偉，但賈格納卻是長得矮矮方方，漆黑的肉餅臉上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，猶如卡通人物般滑稽可愛。

不過可別小看這位外貌猶如印度小叮噹般的賈格納，祂的形相可是暗藏玄機，這一切要從祂的起源說起。關於賈格納的身世有點神祕，有些學者認為祂是源自奧里薩原住民部落的地方神，不過依照當地祭司的說法，祂其實是印度教裡最至高無上的宇宙萬象本體——大梵。根據古老的吠陀，神的真性梵必須具備三個條件：無

形無相、沒有陽具或女陰、不生不滅沒有紀念日，而眾神之中只有賈格納符合上述描述。

無形無相？可是賈格納不就是眼睛大大的、臉黑黑的嗎？沒有性別？但一般大家不都說賈格納是男神嗎？

「不是的，賈格納不是一般的人形神像，而是從梵文「ॐ」字演變出來給世人崇拜的對象。祂沒有象徵性別的陽具或女器，雖然我們一般習慣以男性來形容祂，但妳注意看祂的穿著打扮，卻是完全女性化。」祭司如此解釋。

❁ 瑪哈利的爭議

印度神話的世界很精采也很複雜，一尊神同時可以擁有許多化身，在神聖的領域裡，賈格納是無形無相的大梵，但在一般民間信徒的眼裡，祂亦是毗濕奴或奎師那的化身，而奎師那又是毗濕奴的化身。如果你聽得一頭霧水，沒有關係，總之只要記得，賈格納同時也是一位非常人性化的神，有時會外出，有時會跟嫡妻吵架，有時甚至還會生病呢！

這樣的賈格納，在天界有正宮仙妻，在凡間有瑪哈利為妾，坦白說我無法想像

嫁給一尊木雕神像的感覺是什麼，不過虔誠的瑪哈利卻深深相信這是一種超越世俗的愛。

尤其是在舊時代的封建社會裡，出身低微的女子能夠「嫁」給永生不死的神也是一種保障，因為這意味著她們永遠不會守寡。感覺上，瑪哈利就好比是塔羅牌裡的「女祭司」，她們追求著精神層面的慰藉，沉醉在自己的想像空間裡。

原本以為，作為賈格納的人間妾，瑪哈利應該擁有某種介於人與神之間的特殊地位，然而實際走訪奧里薩，卻發現一般人對於瑪哈利的觀感大多嗤之以鼻。根據某些文獻，原本應該神聖的瑪哈利制度，在人性的貪慾下荒腔走板變了調，逐漸淪為祭司及權貴假借神之名義的包養對象。可想而知，這種說法當然不被當地祭司接受，他們認為這是以訛傳訛的無稽之談，瑪哈利根本就不能夠與任何男性發生親密關係，一旦越了界就會喪失當瑪哈利的資格。

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像空間，瑪哈利制度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就已廢除，就連如今碩果僅存的末代瑪哈利，正式任職的時間也不長，又有誰真正了解昔日的制度？」一位祭司如是說。

◎ 尋訪最後的瑪哈利

坐落東南方孟加拉灣海岸的古都普里 (Puri)，是賈格納的重要聖地，占地三萬七千平方公尺的賈格納神廟，猶如一座山丘，自十二世紀以來巍然屹立在熙來攘往的城市裡。

遠遠望過去，蔚藍的天空像水一般輝映在莊嚴的神廟上。

十七世紀的穆斯林詩人巴克塔·撒拉貝卡 (Bhakta Salabega) 曾以美麗的詩詞，將可望不可及的賈格納神廟比喻成一座藍色的山，雖然篤信賈格納的他無緣參拜只有印度教徒才能進去的神廟，卻一定會在每年一度的壇車節恭候賈格納乘轎出巡。

那年四月，我為了做一個關於印度舞的專題報導，來到曾經是瑪哈利大本營的普里，尋訪走出神廟的末代瑪哈利——沙西摩尼。頂著炎炎豔陽穿梭在房舍緊緊相鄰的狹窄巷子裡，一位雙眼清澈明亮、皮膚黝黑、體態略偏豐腴的婦女盧帕絲說，她可以帶我去找沙西摩尼。原來，盧帕絲是沙西摩尼的乾女兒，亦是專門研究復興瑪哈利舞蹈的舞者，她一直希望瑪哈利的傳統能夠重返神廟，卻沒有得到太大的迴響。

我們繞著大街小巷，來到一間老公寓前，爬著層層昏暗窄陡的階梯上樓，一位滿頭銀髮、瘦骨如柴的老嫗躺在沒有任何家具的房間地上休息。她一見到有訪客，

連忙扶地坐起身來，以紗麗半掩著臉孔，慌慌張張地拾起一旁的硃砂盒，在前額上方抹著象徵已婚的吉祥痣，語帶哽咽地說：「我的主呀，請您原諒我呀，曾經那麼愛美的我，現在要為誰打扮？已婚的婦人連吉祥痣都沒點，要如何見人？」

雖然我在來訪之前，就知道沙西摩尼年事已高，然而她的處境，遠遠比我想像的還要落魄潦倒。昔日賈格納的人間妾，如今已經風燭殘年，連坐立都需要有人協助，而與她相依為命的親戚拉克米，也已年近八十，這種長者照顧長者的景象，應該是少子高齡化的社會才會出現的情景，怎麼也會在印度上演？

原來，自從瑪哈利制度被廢除之後，大家都對沙西摩尼敬而遠之，只能靠微薄的撫恤金生活，而拉克米也成了她唯一的依靠。



瑪哈利的婚禮

面對現實生活的窘境，沙西摩尼滿腹牢騷說不盡，然而只要說到她敬愛的「夫婿」賈格納，她的眼睛就會發亮，露出猶如熱戀少女般的神韻。她告訴我，瑪哈利有分歌妾與舞妾，她是為賈格納獻舞的舞妾，無論外界如何看待她，她都引以為榮。

「記住，妳是為賈格納而生，一生都要忠誠地服侍祂。」

回顧自己的一生，沙西摩尼說她自幼就被比她年長的瑪哈利收養，栽培成為下一代的瑪哈利。到了青春期，廟方為她舉辦了一個稱為「綁紗麗」儀式，正式將她「嫁」給神廟裡那尊方方正正的木頭神像賈格納。

那個莊嚴華麗的「婚禮」，對於晚年的沙西摩尼而言，依然恍如昨日般歷歷在目。滿心喜悅的女孩在以檀香、薑黃沐浴淨身後，穿上繽紛鮮豔的紗麗，戴著精緻講究的金飾，畫上吉祥痣，「正式」成為賈格納的人間妾。

往後的歲月裡，她至意誠心地為賈格納歌舞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人開始質疑這樣的制度，曾經貴為神妾的瑪哈利也逐漸失去信徒的尊敬，最後神廟終究不敵輿論的壓力，瑪哈利的制度也在人權意識的抬頭下走入歷史。

「廢止瑪哈利制度，原本是為了保障她們的人權，卻反而讓她們在瞬間失去了棲身之處，妳不覺得很諷刺嗎？政府應該要給予更完善的照顧。」盧帕絲感嘆地說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從書本上認識瑪哈利，理所當然地認為像這種父權社會下對於女性不公平的制度必須廢止，卻很少有人會從瑪哈利的角度去思考這一段歷史，她們是宇宙之主最虔誠的妻子，應該要重返神廟。

「妳不是握著法輪嗎？為什麼不消滅我的不幸？妳不是強大的主嗎？為什麼讓我身陷苦境？」就當我們各自陷入無言的沉思之中時，沙西摩尼忽然注視著前方唱

起歌來，年逾八旬的她歌聲依然動人，那一瞬間，我彷彿看到一位情竇初開的羞澀少女在對她的「愛人」抱怨，不過語氣之中撒嬌的成分多於不滿。

「我是為了我的主，才苟延殘喘活到今天。無論外界如何扭曲我，只要我的主知道事實的真相就好了。」沙西摩尼幽幽地說，就算瑪哈利的制度已遭廢除，她依然是瑪哈利，她是為賈格納來到人間，無論如何都是賈格納最忠誠的侍者。



這就是人生

那年四月，在正值暑氣炎酷的印度，我們擠在一間昏暗的長方小屋裡，圍繞在沙西摩尼身旁聽她說故事，故事裡沒有是非，只有她自身的感受與經歷。誠如她所言，無論外境如何改變，無論大眾如何看待這樣的風俗，她依然是瑪哈利，一旦「嫁」給神的人，又要如何回歸世俗？這就是她的人生。

雖然我知道，現實生活有別於神話故事，乍聽浪漫的人神之戀其實並不純粹，然而沙西摩尼的晚景依然讓我的心隱隱作痛。當我的淚水不爭氣地滑落時，在一旁的盧帕絲像位慈母般輕輕將我摟入懷中，撫摸我的頭說：「傻瓜，為什麼要哭泣？這就是人生。」

那次短暫的聚會之後，我沒有機會再見到沙西摩尼，直到前一陣子從臉書上看到她最後的容顏。那段期間，被神遺落在人間的舞妾忽然之間又再度來到鎂光燈下，只是這一次，她既不歌唱也不跳舞，而是雙眼緊閉、沉默不語地任由世人去評論她的一生。

「一路好走。」

「安心去見妳魂縈夢牽的賈格納。」

「感謝妳對神廟文化的貢獻。」

從沙西摩尼的故鄉到虛擬的網路世界，迴盪著各種不同的聲音，有人祝福她好，好安息，有人肯定她對於神廟文化的貢獻，但同時批評的聲浪也不斷，就連昔日瑪哈利究竟有沒有為神獻舞都備受爭議。

「瑪哈利主要的工作是哄賈格納睡覺，唱歌確實是有，但都入夜了怎麼可能還會跳舞？腳鈴聲那麼吵，賈格納怎麼可能睡得著？」

「她們說她們跳舞，可是沒有人真正看過瑪哈利跳舞，在大門緊閉的殿堂裡，她們在做什麼其實沒有人知道。」

「也許她們唱歌時手會跟著擺動，但那只是肢體的反應，不能算是舞蹈。」
甚至還有人指出，他不懂為什麼大家都在憑弔「最後的瑪哈利」，因為沙西摩

尼並不是最後一位瑪哈利，還有另外一位瑪哈利尚在人間。

望著紛紛湧入沙西摩尼相關動態的「讚」，以及來自各方的評語，我的心情五味雜陳。如果大家覺得沙西摩尼有文化貢獻，為什麼她在世的時候沒有得到對等的關懷與認同？相對地，就算她不是碩果僅存的瑪哈利，也無疑是末代瑪哈利之一，死者已矣，又有必要在文字頭銜上做文章嗎？

根據傳統的塔羅圖像，「女祭司」這張牌的畫面裡有一黑一白的柱子，象徵著二元對立的世界。我們經常會為了所謂的對錯針鋒相對，然而這世間往往不是如此黑白分明，沙西摩尼所訴說的故事，也許只是她選擇性的記憶，相對地，世人的看法，也可能只是個人的偏見，如何融合對立與分裂，是「女祭司」這張牌的智慧。

凝視著沙西摩尼最後的容顏，我彷彿看見掌握人生真理的女祭司在對我眨眼說：「傻孩子，難道妳還不明白嗎？這就是人生呀。」



III



THE EMPRESS

III

女
皇



野
狗
女
王



隨著心靈的甦醒，
愛的輪廓逐漸清晰，
女皇的泡泡五彩繽紛，
散發著母性的光輝。
孕育大地的女皇，
播下慈愛的種子，
豐饒愚者的旅程。

飛機降落在不丹西部的國際窗口帕羅 (Paro)，距離市區開車約十分鐘路程的山坡上，有一處專門收容動物的莊園，車子才開到鐵門外，就可以聽到一群小狗五音不全的「大合唱」。前來迎接的小狗們，是這裡相對健康的動物，園內還有殘障的牛、羊、馬等家畜，屋內則是重病貓狗的加護病房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們別太興奮，安靜一點！」

一名身材中等、笑容可掬的棕髮女子從群狗之中走出，威而不猛的氣勢猶如「女皇」。不過有別於傳統塔羅牌裡女皇雍容富貴的形象，身穿牛仔褲與T恤的莊園主人婕米是動物世界裡的另類女皇，她的使命是照顧這些動物子民，給牠們一個溫暖的家。

「這些年來我開始明白，命運將我帶到不丹，就是為了照顧這些動物。」來自美國東岸維吉尼亞州的婕米幽默地表示，原本她買下這一塊地，是為了要蓋一座會賺錢的度假村，沒有想到竟會變成一個倒貼一輩子的動物救援村！

這一切要從二〇〇五年說起，當時二十六歲的婕米，想為自己做一點不一樣的「事」，腦海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：來趟亞洲之旅吧！

從來沒去過亞洲的婕米，到書店買了一本亞洲旅遊的書，翻著翻著，目光瞬間就被快樂王國不丹給吸引。在那之前，她不曾聽過不丹這個國家，更沒有想過這竟